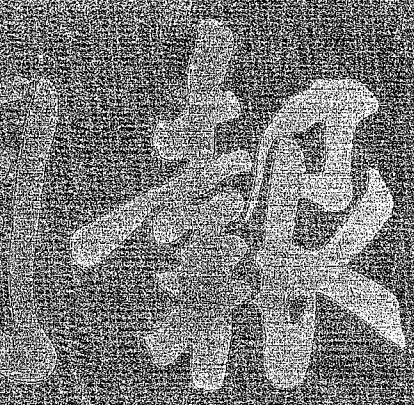


獨家披載：趙紫陽論中國經濟新出路



月刊



馬英九當選
與兩岸關係
(邵宗海 潘耀明)

MING PAO MONTHLY

零售 HK\$30.00
港幣 NT\$120.00
亞洲區 US\$4.50
其他地區 US\$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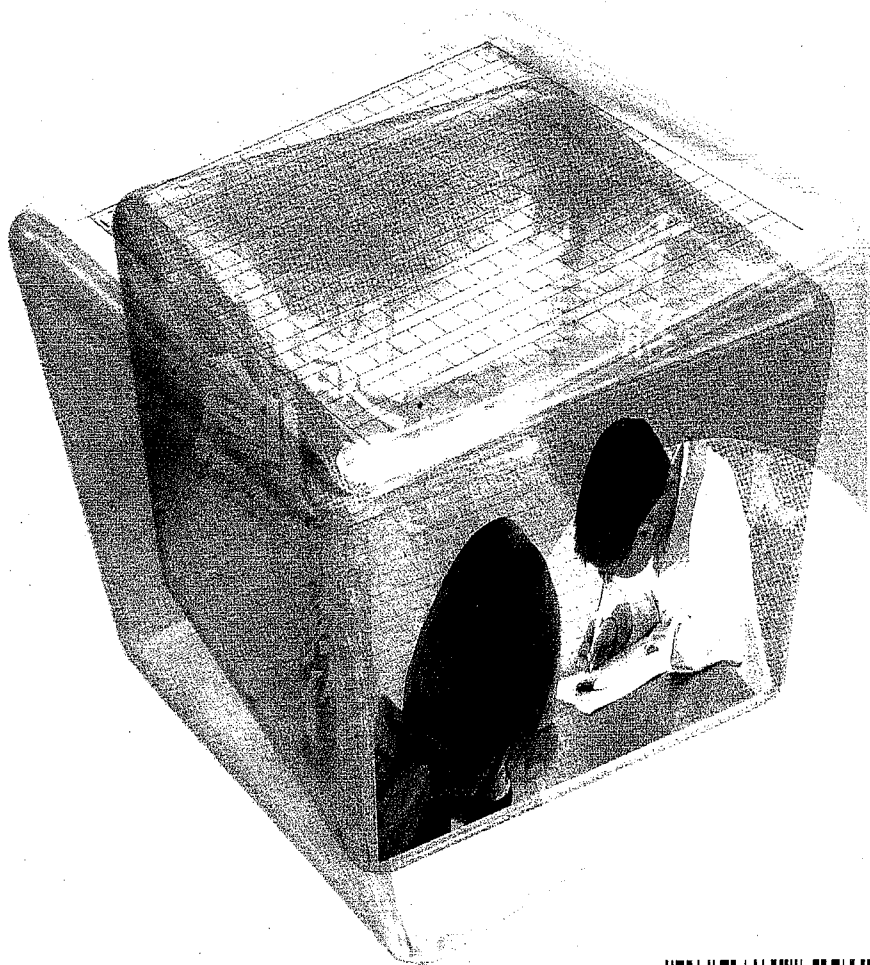
捌
2005
AUG

與傳統 新世紀華文創作

馬悅然、白先勇、陳映真、李銳、李歐梵、
劉再復、鍾玲、李渝、梁秉鈞、黃子平／撰

專題

- 傑出華人系列：專訪行星科學家翁玉林
- 李澤厚談「龍」與中華文化
- 直擊報道威尼斯藝術雙年展
- 「胡風案」的「無名」受害人



0017765800029499

中國文學在台灣的發展

與會者中，陳映真是唯一有殖民地背景的中國作家。在日治的台灣成長的他，中國文學是如何闖進他的生命的？

編者

陳映真

台灣作家

殖民地的孩子

我生於一九三七年。中國人對一九三七年記憶的就是抗日戰爭，可是我的一九三七年是日本

人還在統治台灣的年代，我是殖民地的孩子。第一次寫作的時候，大概是二十二、三歲吧，我現在記得不太清楚。這樣的一種生命歷程，怎麼使我變成一個中國作家？我在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的時候，已經念了一個學年的日本書。此後，我跟和同時代的人一樣，受過完整的祖國語文教育，小學到中學到大學畢業。我們都知道，一九五〇年以後，是冷戰的時代，因此，我們的語文教育也是非常枯燥無味的，可是我初中的時候，學校還教大陸運過來的中華書局的語文書。裡面我還記得很清楚，有魯迅的

《鴨的喜劇》、朱自清的《背影》、巴金的《繁星》，我們還可以讀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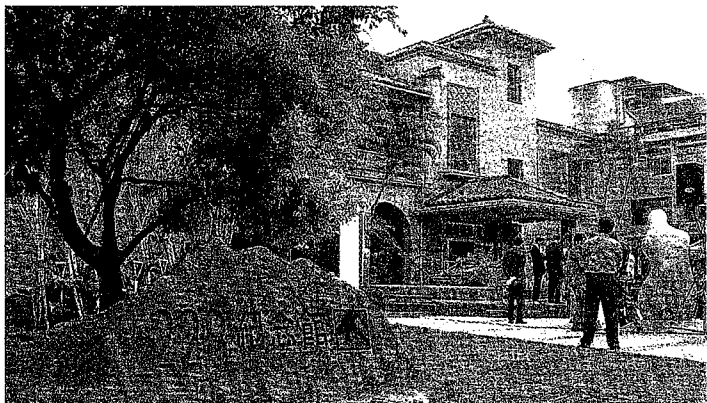
台灣的語文教育

台灣的國語文教育從五十年代開始，但教材完全禁了台灣二十年代初、中期以後展開的日治時期的文學，也禁了大陸的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文學，即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四十年代的抗日文學。現在台灣有很多人說，國民黨政權歧視台灣文學，不教台灣文學，這不符合事實。他們不教台灣文學，也不教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文學，其實是反共意識形態的問題。因此，不但禁台灣人的作品，更禁絕大陸的左翼文學。

現在出土的資料告訴我們，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兩岸之間文

化、文學的來往是非常熱鬧的。

三聯書店曾經要在台灣設立分店，後來因為受到國民黨的注意而沒有設立。進步作家像歐陽予倩，都到過台灣，而且他還演過戲。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的這段時間，大陸三十年代的文學，或者四十年代的文學，很多也流到台灣來。當時的台灣人，主觀上有一種熱烈地想要學習中國文化、文學的願望，所以，實際上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之間，讀中國的文學作品、雜誌、書刊的台灣知識分子非常的多。這就形成了「二二八」事變以後，還有很多的知識分子擁護當時在台灣的地下黨，到了五十年代被完全地掃清，大概關了八千到一萬二千人，槍斃的人數大概是四千人。他們都是受到一九四五到四九年這段時間兩岸之間來往的書刊、



九的雜、台灣之二以人下二
四國、台常「變多」地
至中、非此，事有地
五讀、書分，因「」還台為
一九四文誌知多二八，護台為
年問，學識，因「」還台為
二二八紀念館

(www.epochtimes.com)

雜誌、思潮各種各樣影響。

魯迅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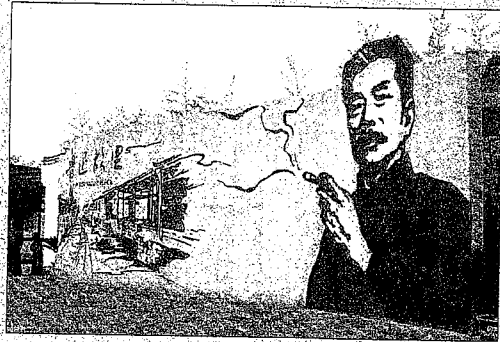
講我自己，就要講到我的父親那一代人。我父親是台灣知識分子，也很熱心追求祖國的知識，所以在他的書櫃裡面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書。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時期，他燒掉很多左翼的書。可是，我在他的書櫃裡面，發現書架背後有一本書，紅皮的，叫作《吶喊》，就是魯迅的小說集。我就拿來看看，那個時候我大概是初一吧，不十分看得懂，就只有那個《阿Q正傳》覺得很好玩，這本書一直陪着我長大，我受到這本書的影響非常大。後來，我到舊書店裡面找到很多其他三十年代的書，像茅盾、巴金這些人的書。

所以，即使從台灣在殖民地時期的歷史來看，對我來說就是這些我偶然碰到的三十年代中國的文學，成為我的教師，對我影響很大，特別是魯迅對我的影響特別大，所以文化傳統這個東西就像剛才白先勇提到是非常自然地滲透到我們的血肉、滲透到我

們的靈魂、滲透到我們的精神的一個東西。

再說一下台灣的新文學。大概在二十年代就緊跟着中國五四運動後展開的。郭沫若、魯迅的

魯迅的小說集，一直陪着陳映真長大，其中以《阿Q正傳》影響最深。右圖為紹興的魯迅故里
(www.sxaccn)



中華文化在台灣民間

作品很早就介紹到台灣來，所以台灣的文學在日本語言統治一切的時代最早萌芽的，是用中國的白話文寫成的文學。那麼，這恰恰是知識分子堅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的一個表現，他們沒有用日文寫，也沒有用台灣的方言寫，而是用中國的白話文來寫。所以說，雖然在座的所有中國作家中，我是唯一有殖民地背景的文化傳統還是以這樣的方式影響了我。

漢字在有眾多不同方言的漢族中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不僅是民族凝聚力，在鴉片戰爭以前的漢語文化圈，它帶給了東亞、東北亞、法國佔領以前的越南的語文思維重要素質。在中國，不同方言區的人，平常不能以說話語溝通，而是以方塊字為中心形成的文學典章、文物典籍使民族凝聚起來，而且成為一種有力的文化傳統。

至於台灣文學，恰恰是受到這種不能摧毀的、深深根植在民

族靈魂和民族精神的、以漢字為基礎的漢文化所影響的。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立刻出現禁止漢語、推行日本語，要培養殖民地中低級的土著幹部。但日本人推行了五十年，完全沒有同化台灣人。現在台獨人士推行的「去中國化」令人很擔心，他們主張盡量拋棄所謂的中國白話文，以台灣話、閩南話寫作，而且在沒有統一標準化的標音和表記下，已經開始推行了。在初級教育便教小孩子閩南話、客家話，甚至是山地九族話，小孩子讀得很辛苦，家長也怨氣沖天。

台灣政府這種「去中國化」是強迫上馬，令人憂心新一代漢語文能力就這樣給破壞了。雖然，「台灣主體性」、「台灣獨立」、「台灣主體意識」鬧得非常囂張，但民間還是一種力量，組成了讓孩子背誦唐詩的組織，傳授漢古文學。目前台灣政府的做法是傷害了一代學子的語文能力，當局不明白，不僅是讀語文的，就是讀科學、工程、哲學的學生都應該掌握良好的漢語文能力。